

第四章 研究結果

人物與研究情境介紹

張曉雯

11 歲，台北市人，就讀三三國小六年愛班，來自低收入戶家庭，父母離異，和母親、母親男友及其他四名兄弟姊妹租屋同住。家中有一名輕度智障，在自助餐打工的哥哥、高職輟學無業遊蕩的大姊、國中二年級，但因經常缺課已瀕臨轉學窘境的二姊，及就讀同校四年級的小妹，曉雯排行老四。家裡靠著媽媽資源回收、在二殯的兼職打掃工作及部分福利津貼維生，因家中食指浩繁，生活上頗為窘困。在外表上，瘦高黝黑的曉雯經常不合時宜地穿著過大、過短、過薄、破損或略顯骯髒的衣物，身上也經常有不好聞的氣味，加上在學校生活中不甚良好的表現，使得曉雯的學校生活面臨不少困難處境。

方老師

三三國小六年愛班導師，三十歲，新婚一年，師院畢業後，從代課到正式教職，教學年資共九年，目前已取得研究所碩士學位，是同事們口中「很溫柔」的老師。帶班認真、班級經營有條理，理直氣和的風格使得方老師和大部分家長及小朋友都有良好的互動，在六愛班上，某個小朋友聯絡簿的小日記裡，還「以我最好的朋友」稱方老師。而本研究個案曉雯，對方老師的溫柔關懷、少以威訓的態度對待也有良好感受，但方老師對曉雯的家庭、學校生活諸多問題卻有無力之感，認為自己目前對曉雯採取的是「消極」的態度。

曉雯母

五十九年次，國中肄業，十九歲生下曉雯大哥後，即使曾面臨丈夫外遇及家暴問題，孩子仍接二連三誕生，後因丈夫再度外遇及不堪施暴而離婚，五個孩子皆由其撫養。離婚後，尚屬年輕的曉雯母陸續結交了幾名男友，是孩子們口中的「叔叔」，而令人震驚的是，孩子們的爺爺—曉雯母的前公公，竟也曾在幾個「叔叔」之列……。而貧困單親的曉雯母親，除了面臨貧窮的生活折磨，更是多次「遇人不淑」地遇上暴力男，造成自身及孩子們不安的生活環境。關於曉雯母的負面傳聞，隨著孩子在學校的諸多問題行為、曉雯母親誇張暴露的穿著、出現在學校的不同的「叔叔」在三三國小幾個老師間盛傳著。

家庭、學校與社區

曉雯就讀所屬學區的三三國小，是位於台北市百貨公司林立、繁華商業區裡，相對傳統老舊社區的公立小學，民國四十年成立至今，比起某些百年老校，算是中年資深的老學校，全校共有普通班 57 班、資優班、特教班、資源班各 2 班、幼稚園 5 班，教職員 148 人，屬大型學校。學區位於較傳統老舊的社區，學校鄰近市場和著名的觀光夜市，學區內家長不少來自附近的市場和夜市，老師們認為整體而言，相對於商業區內的其他學校，三三國小家長的社經地位不是那麼高。以曉雯就讀的六年愛班為例，全班二十四名小朋友中，除曉雯屬社會救助法扶助的低收入家庭外，尚有多位小朋友家中經濟情況不甚良好（但未申請中低收入補助），及部分來自新移民（大陸或外籍配偶）家庭。

除屬接受政府扶助的低收入戶家庭外，曉雯家尚接受民間福利機構，如：台灣家扶基金會的協助，曉雯和姊姊、妹妹皆有家扶的「認養人」，每個月每個孩子有 1700 元的扶助金，偶爾曉雯和姊姊、妹妹也會參加家扶中心舉辦的活動。除

此之外，曉雯家亦是學校向社會局通報的「高風險家庭」¹⁵，接受社會局社工不定期的訪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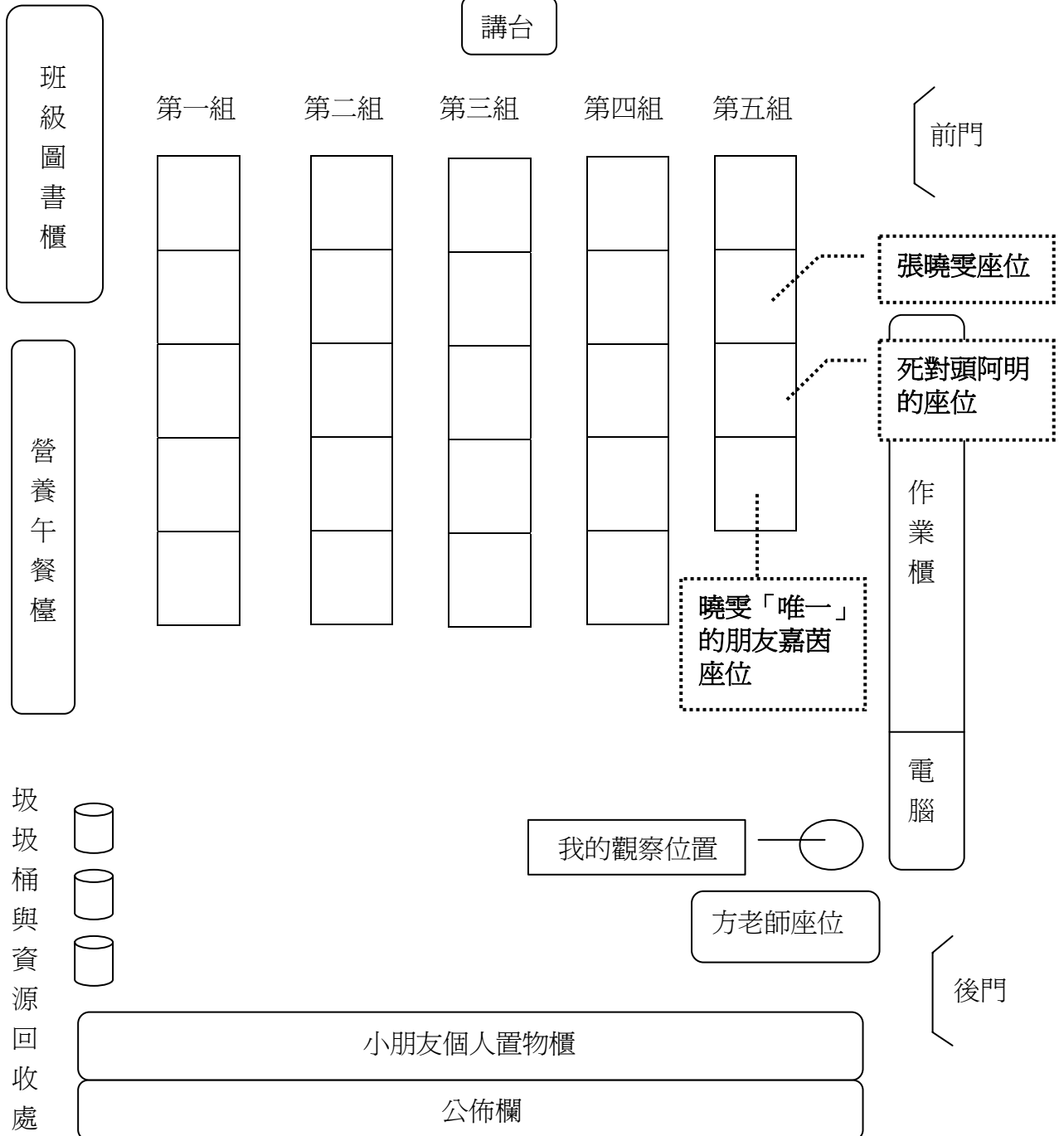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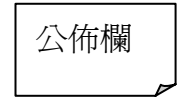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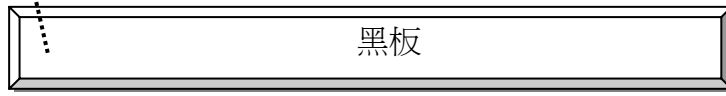
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曉雯，不只在物質生活上有困窘的情形，因為經濟及其他家庭因素對其學校生活的影響，也使得老師們頭疼不已。而這樣的情況，曉雯在手足之中，並非特例，不論是曉雯的哥哥或姊姊、妹妹，多年來，在三三國小的老師們間，流傳著許多負面傳聞。因兒童在校的學習與成長難以脫離家庭因素影響，故部分資料兼及個案家庭故事。為維護當事者隱私，個案及故事中相關人的姓名均為假名。

本章依據田野蒐集資料，呈現一個經濟弱勢兒童的學校生活情形，依序呈現第一節「對學校的態度」—「我不喜歡上學」；第二、三節「人際適應情形」（含同儕與師生關係）—「班級裡的社會排除」、「師生關係」；第四節「學業適應情形」—「失敗組的絕望與希望」；第五節「常規適應」—「『盡量』不在學校惹事」；及第六節「自我概念」—「自我感覺不良好？」。

¹⁵ 高風險家庭的界定採內政部所頒布的「高風險家庭評估表」，內政部界定的高風險家庭包括：(1) 家庭成員關係紊亂或家庭衝突：家中成人時常劇烈爭執、互毆、揚言報復、無婚姻關係且頻換同居人等(2) 因貧困、單親、隔代教養或其他不利因素，使兒童少年未獲適當照顧。兒童乏人照顧，或有疏忽之情形(3) 家中成員罹患精神疾病，或酒癮藥癮，並未就醫或未持續就醫(4) 非自願性失業或重複失業者：負擔家計遭裁員、資遣強迫退休等(5) 負擔家計者死亡、出走、重病、入獄服刑等。(6) 家中成員曾有自殺傾向或自殺紀錄者(7) 其他。

榮譽分組獎懲記錄

一	二	三	四	五
o	o	o	o	o
o	o	o	x	x
o	x	x	o	



【六年愛班教室情境圖】

第一節 我不喜歡上學

一、週休四日

首次和方老師聯繫的那週，方老師告訴我這學期曉雯因經常腹痛沒來上學，有時一週只來兩到三天，最近的一週還因為腸胃炎住院去了，所以不保證到現場來能得到豐富的資料。掛下電話後，我有點煩惱，也疑惑是怎樣的情況讓一個孩子一週兩到三天的腹痛，並且無法來上學。

再隔週的週三是我首次見到曉雯的日子（週一、二曉雯沒來），瘦高黝黑的曉雯身著略顯寬大的白色短袖上衣、粉紅格子短裙，在這略有寒意的十二月天裡，班上的孩子們大都穿得厚實保暖，在孩子們之中，曉雯因為穿著單薄而特別顯眼。

下課後，方老師告訴我，前兩天曉雯沒來上學，也沒有請假，打電話到家裡是曉雯接的，很虛弱的說她不舒服不能來，而這樣的情況，幾乎是曉雯這學期上學情形的寫照。

有時候她沒來，媽媽也沒打電話請假，打到她家，有時候是媽媽接的，有時候是那個叔叔接的，有時候還是她們自己接的（曉雯或也沒去上學的姊妹），有時候打去，姊姊和妹妹都在家都沒去上學……（方老師）

因為身體不舒服，經常請假沒來上學，大部分的情況，曉雯的媽媽會打電話向方老師請假。有時，在媽媽也搞不清楚情況的情況下，孩子缺席了，為確認孩子的狀況，方老師得致電家長詢問原因。「像有一次啊，是段考，結果她竟然沒來，我趕快打電話去她家，她媽媽在睡覺，根本不知道張曉雯沒來上學，我跟她說今天是段考，她媽媽說她也不知道，然後才趕快去把她叫起來……」方老師告訴我。

不只是曉雯，曉雯的兄、姊在三三國小就讀其間，也有類似的情況。資源班的王老師任教三三國小近二十年，除曉雯外，曉雯的哥哥、兩位姊姊和小妹分別在特教班、普通班及資源班曾受王老師教導，多年來對曉雯一家的特殊情況知之甚詳。關於曉雯的經常缺席，王老師則告訴我：

她媽媽一個人帶五個小孩當然是不容易，她媽媽也常常強調自己很辛苦，一個人要帶五個小孩，但是我覺得很多部分，她媽媽並沒有做得很好，以前曉雯的大姊是我普通班的學生，常常不到放學時間，媽媽就提早來帶小孩走，有時老大生病了要帶走，沒生病的老二媽媽也要一起帶走，這個我很堅持，跟她媽媽溝通了很多次才改善，現在也是，五個孩子，其中一個生病，會要另一個請假在家，常常打電話去，都是孩子接的，一堆孩子都在家，她大哥讀建教班後來中輟沒讀了，大姊讀美髮也是，後來都沒讀了，去工作也是因為洗頭手會痛所以也學業和工作都中輟了，她媽媽沒有去想，這樣的家庭狀況，孩子一定要透過教育才能脫離，才能向上流動，她讓孩子有一天沒一天的上學，不能持續學習，這問題很大……。

「她媽媽並沒有做得很好」、「她媽媽沒有去想，這樣的家庭狀況，孩子一定要透過教育才能脫離，才能向上流動」聽得出王老師對曉雯母親教養態度的不認同，並認為曉雯母親對孩子學習所秉持的態度、習性是曉雯和幾個兄姊、妹總是未能持續上學，甚至走上中輟之路的主要原因。孫瑩（2005）指出青少年的各種問題行為往往都與「家庭功能缺失」有關，尤其，貧窮單親家庭長期處於貧窮的情況會影響單親家庭的子女照顧、子女教養、居住安排、休閒與社交生活的負擔成本，並且，單親貧窮家庭在親職角色扮演上也普遍有困擾，不管是父代母職或母代父職，要同時扮演好物質提供者與照顧教養者的角色都不容易。因為面臨經濟壓力的父母可能因為工作而對孩子疏於照顧和管教，也容易對環境產生無力感，而這樣的無力感則會影響父母的效能感及管教態度。

儘管老師們以各種方式，如電話家訪、鼓勵、甚至利誘，仍無法改善曉雯經常不來上學的情況，「本來上學期她常常沒來，我跟她說如果她這學期天天都來上課的話，就要送她一雙新鞋，因為她好像只有一雙鞋，但她還是常常沒來……」方老師對我說。除了住院請假的日子外，彷彿也有週一症候群一般，每個假期後的星期一，曉雯幾乎都不會來上學，週二依然，翻閱曉雯的聯絡簿，幾乎是週休四日。而這樣有一天沒一天的上學情況，也不禁讓老師們擔心曉雯最終是否也會走向其母、兄、姊中輟的學習之路。

二、多重剝奪的貧窮生活導致經常生病請假

因為居家環境因素，曉雯經常生病。去年，妹妹染患腸病毒，好一段時間曉雯和妹妹都沒能來上學，即使聯絡曉雯母親也得不到確切的情況和說明。因此，即使曉雯母親多次拒絕老師訪問，幾個老師們仍決定到家探訪兩個孩子。然而，一到曉雯家，老師們恍然明白，孩子為何老是生病…。

她媽媽是做資源回收的，家裡前面一大部分是放資源回收的東西，媽媽和那個叔叔一個房間，曉雯她們四姊妹一個房間，睡上下鋪這樣，另外哥哥一個房間，然後有客廳和廚房、陽台，不算小，但是很亂，東西就一堆一堆的這樣，整個家裡味道很重，一進去我們受不了只好戴口罩，家裡有洗和沒洗的衣服就這裡一堆、那裡一堆堆在客廳、房間的床上，實在也分不清楚是乾淨還是髒的，還有一隻狗就睡在其中一堆衣服裡，桌上有一鍋麵，是早上煮的，一整天都放在桌上，要吃的人就去舀，那時候是夏天，天氣很熱，孩子又生病，這樣子真的很不好，難怪孩子會常常生病啊，光是這學期張曉雯就中耳炎、腸胃炎，還有一次是下體發炎…（王老師）

單親的曉雯母在三三國小幾位曾有過互動的老師們口中，並非是個能妥善經營家庭、照顧孩子的母親。多次，老師們不住批評曉雯母自身耽溺逸樂、疏於照料孩子，使得孩子們不僅未能持續上學，就連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飲食和清潔衛生都發生問題，使得孩子們經常小病不斷。

上次她下體發炎，我擔心她是不是發生甚麼事，因為我們也不能去碰她的身體，她到保健室換藥的時候，我請護士阿姨幫我注意一下，應該是沒有被侵犯…，下體發炎應該是因為衣服不乾淨的關係，她有時候沒洗澡身上味道很重，來學校到資源班的話，我會教她清潔，買了一些衣服在學校，有她的和妹妹的，教她們洗澡、洗衣服、鞋子，衣服就晾在學校，幫她洗澡的時候才知道，原來她們穿衣服都是隨便從家裡一堆一堆的衣服裡抽幾件出來穿，有一次曉雯還穿妹妹穿過沒洗的內褲，我想下體發炎應該是因為這樣，有幾次來學校幫她們洗澡都發現，她們內衣褲都亂穿，有時候穿姊姊的、有時候穿妹妹的，有一次還穿那種黑色、樣式比較像是成人的那種內褲，應該是媽媽的…，我自己也是單親弱勢家庭出身的，我媽媽也是一個人帶我們好幾個小孩，我知道那當然是不容易，但是在一些基本生活方面，她媽媽這部分真的是沒有做好，這些洗澡、洗衣服這些應該在家裡都要教好處理好的，還有交友情況，對她的小孩都是不安全的（王老師）

黃雅伶(2008)探究貧窮兒童的成長與機會的研究即指出：貧兒的成長呈現「多重剝奪的貧窮生活」，除居住環境（便利安全、生活空間、住家品質）的剝奪外，在生活照顧上，貧兒往往因家庭依賴者眾多，或照顧者能力不足而受到相當薄弱的家庭照顧（成長照顧的剝奪），此外，也因單親能力不足、父母身心狀況不佳、父母角色缺乏等因素造成主要照顧者教養能力不足，以致貧兒生活照顧的剝奪。

三、朝氣蓬勃的「拒絕上學」孩童¹⁶？

曉雯經常生病請假，有時候是肚子痛，有時是感冒，有時則是頭疼，然而，不論是缺席後隔天到校，或者不舒服晚到，大部分的情況看來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嚴重——嚴重到要請假的地步。

身體不舒服，真的是曉雯經常不能來上學的真正原因嗎？

應該是吧，她真的常身體不舒服，常肚子痛去保健室，但應該說她是有一點點不舒服就會不來……(方老師)

資源班的王老師則說：

通常孩子有一點不舒服，大部分的家長還是會讓孩子來上學，如果不是很嚴重的話…，但她們家有一點不舒服就不會來了……

身體確實經常不舒服，但有一點不舒服就不會來上學，看起來身體不舒服不完全是不能來上學的主要原因，除了家長的態度因素外，曉雯自己究竟又為什麼這麼不想來上學呢？

我問方老師，是否因為上週住院，請假多日，累積太多作業寫不完而有功課的壓力？方老師告訴我，對曉雯的功課，並沒有以對其他小朋友的標準要求，只要曉雯能完成最基本的作業，譬如：國語的生字語詞、國語習作、數學習作，不會寫可以來學校問老師或抄同學的，沒寫完也不會懲罰她，幾乎沒有功課壓力。

「我也不知道到底要怎麼要求她，怕一要求她更不來上學了…」方老師略帶矛盾的對我說。

日本兒童精神科醫生河合洋（2001）和許多拒絕上學孩童的接觸過程中發現：有些孩子雖然不去上學，但卻能在下課後、假日時，和同儕玩在一起、或一起外

¹⁶ 標題引自「瞭解拒絕上學的孩童」書 p47

出；並且，部分孩子對遠足、運動會、校慶、畢業旅行等學校活動會積極參與，河合洋醫生稱這樣的孩子為「朝氣蓬勃的拒絕上學孩童」（蕭秋梅譯，2001）。

常因為身體不舒服請假沒來上學的曉雯，似乎也是個「朝氣蓬勃的拒絕上學孩童」。誠如前述，大部分的週一，曉雯幾乎不會來上學，而最近幾週，曉雯唯一一次出席的星期一，是因為資源班期末的「做鬆餅」活動，早在鬆餅活動的前一週，曉雯已興沖沖的向我提前預告對這個活動的期待。此外，即使常不舒服沒來上學、生病住院，曉雯仍積極參與學校裡有趣的活動。

作業功課方面的事她表現的就比較散，可是學校的活動，就算她常常沒來學校，她也會很積極參加，像這次畢業旅行，發問卷、回條、繳錢的時候她都沒來學校，可是卻很積極的跟我講她要參加畢旅，上次學校運動會園遊會也是，已經好幾天生病沒來，我跟她媽媽通電話的時候，跟她說如果不舒服，運動會沒來沒有關係，但是運動會那天，她媽媽打電話說曉雯要來…遇到比較好玩的事情她都表現得很積極（方老師）

某個段考後的補課日，和曉雯約好放學後在學校旁的麥當勞進行訪談，四點鐘一到，曉雯準時出現，穿著蕾絲裙裝，外搭亮眼的桃紅色外套，高跟黑皮鞋，脖子、手上帶著彩色的項鍊和手鍊，梳著一頭俏麗的馬尾，看起來像是刻意打扮過，精神奕奕的拉著我大叫老師。然而，四點多一些，方老師來電，告訴我曉雯今天沒來上學，也沒請假，問我下午的訪問曉雯是否赴約，我才知道眼前這個悉心打扮、精神抖擻的孩子並沒有去上學。曉雯告訴我，因為昨晚睡覺時妹妹「一直搖床，害她頭痛」，所以今天不舒服沒來上學。結束訪談後，已是傍晚，曉雯蹦蹦跳跳的鑽上公車，告訴我要先去教會看看，再去公園找朋友。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著，曉雯儼然是朝氣蓬勃的拒絕上學孩童，經常請假，但仍能掌握學校裡有趣活動的訊息，並把握參加的機會，維持部分式上學，看起

來，曉雯所訴說的各種身體不舒服的症狀不完全是不能來上學的原因，那麼，曉雯究竟為何這麼不喜歡來上學呢？

四、天天遲到惹人嫌

上午九點半，曉雯姍姍來遲，或許同學們早已對曉雯的缺席或遲到感到習以為常，彷彿透明人一般，沒人多看她一眼。曉雯兀自走入教室，拉開座椅，此時，有別於全班大部分同學的冷淡，後方的阿明迅速兇猛的朝桌下前方曉雯椅腳踹了一下，面對如此兇猛強烈的怒意，曉雯一聲也沒吭地坐下。沒有缺席的日子，曉雯總是姍姍來遲，和其他小朋友八點前到校相比，曉雯大約八點半後到校，有時甚至第一節、第二節課後才到。

星期三是一週一次資源回收的日子，這個任務由平常班上整理垃圾的阿明和曉雯共同負責，將班上一週的資源回收物整理妥當，帶到學校的回收處。今早，阿明邊整理垃圾，邊唸唸有詞地咒罵著，隨後，提著三大包回收物，帶著沖沖怒氣離開教室。見狀，方老師告訴我：

因為曉雯常常沒來，或很晚來，所以倒垃圾的時候都是黃志明倒，有時一個人要倒很多，一開始我請志明體諒，因為曉雯身體不好常生病，剛開始志明也可以接受，但是後來曉雯常常這樣，志明覺得她根本是故意的，就會吵架、罵她。

共同負責的任務，因為曉雯的缺席或遲到而總是落在阿明一人身上，看來阿明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而詢問曉雯遲到的原因，卻總是令老師皺眉、無奈搖頭不已。

「為什麼今天晚來啊？」

「因為早上我要叫我媽媽起床，媽媽要給我們錢，我還要綁頭髮，還要等妹妹……」

一旁忙著改作業，邊聽我和曉雯對話的方老師，微皺著眉，露出無奈的表情。其他的日子裡，曉雯遲到的理由不外乎是：要叫媽媽起床、早上要綁頭髮、要等妹妹，今天公車繞來繞去……，不管是叫媽媽起床、綁頭髮，還是等妹妹，似乎都不是天天遲到的合理理由，而面對自己天天遲到及因為遲到而造成和阿明的糾紛，無論老師如何勸說、施以利誘，情況仍然沒有改善。

之前資源班的王老師，還跟她約定，如果她每天來上學而且不遲到，會幫她準備早餐，可是還是沒用啊……（方老師）

因為曉雯的經常遲到，輪到她該做的事沒能作好，或得由同學分擔，漸漸的引起同學的反感，也因此曉雯總是難以擺脫同學對她的負面觀感，導致在班上可有可無，若有似無般的處境和地位。而曉雯每天不盡合理的遲到理由是否也意味著曉雯對上學的拖拉、不想來的態度呢？

究竟，曉雯為什麼這麼不想來上學呢？

五、上學是件苦差事

「教會的老師跟我說至少要讀到高中，但是我不知道，我還在看，因為聽說國中壓力很大很大，不知道能不能讀畢業，再讀高中，因為聽說國中壓力很大…」曉雯邊比劃著，邊對我說，不斷地強調「壓力很大、很大」，我有點兒納悶，和其他同學的情況相比，曉雯的國小生活，幾乎是「只要來上學即可」的最低標準，從何而來「壓力很大」的想像呢？

好奇曉雯所指的「壓力」為何，如果對未來國中的生活想像是如此巨大的壓力，那麼現階段（看似鬆散）的國小生活對曉雯而言，在曉雯心中，又是如何評價及感受？

「就是阿…在學校覺得，很不想來上課，只想要在家裡、悶在家裡，不想要來學校，因為會覺得很累，會覺得為什麼每次都要來上課」

「覺得累是因為？」

「學那些很累，會覺得只想要玩而已…因為…因為就是壓力太大，就是上課就覺得壓力太大，因為一直學習會變得很那個……書呆子，覺得很無聊，還會覺得為什麼要來上課，會覺得很累很累…」

「很累很累？」

「然後就覺得隔天不想去上學，然後會覺得腰痠背痛」

「腰痠背痛？」

「就是會覺得很討厭來上課，來上課又不知道要幹嘛」

一小段對話中，提及上學，曉雯不斷地重複「覺得很累」、「壓力太大」，覺得上學使人「腰痠背痛」，甚至質疑「為什麼每次都要來上學？」。聽起來，上學對曉雯來說，似乎真的是件苦差事，究竟，令曉雯感覺如此壓力沉重的原因是甚麼？

「因為…因為有些事情不會阿…她們就會罵我…罵我說低能啊怎樣怎樣的…」

「她們常常罵我…我會覺得很奇怪，那時候我就想…我那時候被他們罵的時候有想過要回過去，可是沒辦法，因為我發現我來學校只是要學東西沒有要幹嘛……」

「嗯…因為功課會讓自己壓力太大」

「壓力太大？有時候覺得很難學不會嗎？」

「嗯…就是有時候太難了」

「可是有老師教你不好嗎？」

「可是就是會壓力太大……然後就會很生氣」

「然後都沒有人會理我阿…」

到學校上課對曉雯而言，彷彿是不得已的苦差事，儘管老師以較寬鬆的標準對待、施以利誘，仍然無法改善曉雯的上學情形。在學校，學習上的挫折感、人際關係的孤獨感，讓曉雯覺得很累、壓力大，甚至會生氣。這樣的學校生活對曉雯來說似乎是個沒人理我、人家罵我、學業失敗，充滿挫折與不友善的環境。

第二節 班級裡的「社會排除」

一、老師，張曉雯算嗎？

因為曉雯的經常遲到與缺席，使得曉雯漸漸地被「排除」於班級常規及班上諸多例行性活動之外。班級公佈欄上公告著營養午餐工作輪值表，全班每位同學都要輪值，輪流負責午餐的張羅和收拾工作。中午十二點鐘響，小朋友們各就各位，有的人打菜，有的人盛湯，有的人則負責餐後的收拾整潔工作。然而公佈欄的午餐工作輪值表上，卻獨獨缺了曉雯的名字。「因為有時候曉雯沒來，有時候她忘記帶餐具，要去保健室借，輪到她的時候常常沒辦法工作，或者全班要等她，所以後來乾脆就沒排她了」方老師告訴我。

而這樣因為遲到或缺席而被排除於班級活動之外的，還有班上的讀報活動及課外閱讀活動。曉雯因為經常缺席，或者遺失班上的共讀讀物，造成大家傳遞及分享上的困擾，漸漸的，曉雯也不再參加。綜合活動時間，方老師和大家一起討論讀報活動，氣氛好不熱絡，小朋友們熱烈的分享心得，而曉雯身處其中，卻像個局外人一般。

沒參與，也就無法融入，漸漸的排除於班級活動之外，而錯失了許多和全班同學共享的經驗及學習的機會。在團體中，大家逐漸習慣沒有曉雯，每當班上計算作業本或考卷數量少一人時，同學們總是自然而然的想到曉雯，「啊，一定是張曉雯啦！」、「這樣對啦！本來就少一人啦！」。或者因為遲到沒趕上考試，或者因為缺席沒交作業，一次又一次，老師和同學們漸漸習慣曉雯不在這個班級常規裡。

而對班上榮譽分組和曉雯同組的同學而言，曉雯的存在和表現，對他們來說同樣令人困擾。某次數學課的練習時間，除了曉雯外，全班其他同學都完成並且答對了，唯獨曉雯沒有舉手，仍埋頭寫著，同組後方的阿明大喇喇，毫不客氣的比著前方的曉雯喊：「張曉雯，老鼠屎！」，曉雯默不作聲，只是低著頭，此時，同組的小花舉手問老師：「老師～～張曉雯算嗎？」

見狀，方老師趕緊為曉雯解危，然而方老師對曉雯較為寬容的標準，卻也引來同學的不滿，經常被方老師勸說包容曉雯的阿明，此時難忍對曉雯的不滿，忿忿不平的轉頭對我說：「真想把張曉雯給殺了，我發現老師都給她特權！」。

曉雯斷斷續續、經常遲到的上學情況，使得曉雯在學校的各項活動上經常缺席，久而久之，老師和同學也漸漸習慣將曉雯視為特別、標準以外的份子，老師不再以要求其他小朋友的一般標準要求她，甚至比對待其他小朋友要更寬容，顯然面對曉雯因為缺席所帶來的影響，老師也不知如何處理應對，只能消極的請大

家包容，及以「排除」的方式以使班級活動得已順利進行。而對小朋友來說，一個需要大家處處包容的特異份子，有時真是令人不耐！而這也使得曉雯在班上的地位更形孤立，特殊者的身分再度烙印。曉雯在班級裡的社會排除情形，使得她從學習和人際關係中逐漸疏離，而各面向的交互影響更形成曉雯在學校的邊緣化處境。

二、他人的輕蔑與欺侮

因為同學的輕蔑和欺侮，學校對曉雯而言，有時是個令人不怎麼好受的地方。在六愛班上，大部分的同學對曉雯採取保持距離的姿態。當然，除了少數的欺侮者例外。

欣玉一向不喜歡曉雯，和六愛班上其他女生偶爾在老師的勸說下願意嘗試和曉雯做朋友相比，欣玉對曉雯顯得更加的反感、不友善。不只平日對和曉雯的接觸、同組顯得厭惡，還曾將曉雯上學唯一的一雙布鞋拿去浸水。而坐在曉雯後頭的阿明，幾乎是曉雯在班上的頭號敵人，塊頭比曉雯小上許多，但對曉雯的攻擊力道卻一點也不小。除了和曉雯同組、同個掃地工作引起的糾紛外，阿明幾乎不放過每個可以攻擊曉雯的機會，不只三不五時攻擊曉雯，更經常特別注意曉雯的舉動，伺機發動攻擊。

和平日一樣，第一節下課後，同學們嬉鬧著享受歡樂的下課時光，曉雯則沒有離開座位，不停的在書包和抽屜間翻找著，並不時的望望身旁作業櫃老師剛收齊、成堆成堆的作業本，幾番對照後，曉雯拿出數習二號本，並起身到作業櫃抽了一本，回到座位開始抄寫。

「這是昨天的作業嗎？」

「嗯…，老師說我不會可以用抄的」

「可是我這邊和這邊（翻前頁）我剛剛對過（答案），都對，我自己寫的」
曉雯小小得意的對我說。

「哇，這樣啊！那這邊比較難嗎？」

「嗯…這個我不會……」

此時，阿明見狀，立刻跑到曉雯的座位旁，加入我和曉雯的對話。

「老師～～～，她作業都用抄的，她甚麼都不會，她以為她抄了就跟大家一樣了……」，阿明大聲、毫不留情的指著曉雯說，曉雯很是難堪，低著頭沒有任何回擊，「垃圾！什麼都不會只會抄抄抄…抄抄抄……」阿明不放過曉雯，再次以誇張的聲調和力道，殘酷的往曉雯痛處戳去，曉雯帶著憤恨又忍耐的表情，力圖鎮定地繼續抄寫功課。

面對自己隱藏不了、又老是被攻擊的弱處，曉雯憤恨又忍耐的表情令我印象深刻，而同學對她的輕蔑或欺侮也使得她漸漸視上學為畏途。

「為什麼不想來上學？」

「因為…因為有些事情不會…他們就會罵我…罵我說低能啊怎樣怎樣的」

「像有一次阿，就是黃志明，他就一直說我，我就偷偷瞪他」

「黃志明很愛說你什麼？」

「他常常說……說我是垃圾，他有一次還罵我說我是手殘腳殘…耳殘……」

而這樣被同學輕蔑以對的情況，不只是在原班，有時就連在資源班，和一樣學習弱勢的同學共處，曉雯竟也面臨相同的處境。

「老師，什麼是『膾炙人口』？」曉雯邊寫國語學習單邊問王老師

「妳不要再講了啦！再講我就把妳嘴巴封起來……」資源班的同學阿銓極不

友善地噙聲曉雯

「老師，你看他#@%#!#@!@#&」曉雯以含糊不清的口吻向王老師告狀

「吼!!!妳還講!不會講話妳還講……」功課和曉雯一樣爛的阿銓繼續以輕蔑的態度貶損曉雯。

三、「感覺好想打他，可是我一點也不再意¹⁷」

面對同學的輕蔑與欺侮，曉雯儘管憤恨，但仍選擇忍耐，似乎意識到自己在學校、班上的處境和地位，不宜發動任何反擊。

「那你覺得很生氣的話…」

「因為我在學校又不能罵什麼，學校…因為我對學校就是都……比較溫柔，我不知道，我就是對學校比較有禮貌……」

「那在公園跟教會就比較兇喔？」

「嗯」

曉雯自己也說不上來，為何在學校就「比較溫柔、比較有禮貌」…

「我那時候被他們罵的時候有想過要回過去，可是沒辦法，因為我發現我來學校只是要學東西沒有要幹嘛……」

「我記得有一次黃志明拿筆戳我，然後我就不管他，我有寫在聯絡簿上跟老師講…我就想說…我就想說…他再弄我一次，我就找人來打他（笑）」

若不是在學校，就會反擊，甚至還會找朋友來替自己出氣。但在學校，除了偶爾寫在聯絡簿告訴老師外，大部分的情況，曉雯選擇盡量忍耐，並找出一些說

¹⁷ 不會「再」意，錯字引用自曉雯日記原文

服自己不要對他人欺侮作出反擊的理由，甚至告訴自己：我不會在意、我一點也不在意……。

但面對同學的欺侮，曉雯真的不在意嗎？

「我有個習慣就是同學或朋友罵我我會回過去，可是不管同學或朋友講我怎樣，我都不會再意。尤其是黃志明，我才不原諒他，因為黃志明常罵我。感覺好想打他，可是我一點也不再意，我最討厭班上男同學，因為班上的男同學只說我，他們自己都做不到還說我，他們說看什麼？我最記得的是黃志明，因為他有一次用我背，我好想轉學喔！我好生氣喔！而且我覺得他只會說別人都不會說自己」（摘自曉雯聯絡簿小日記）

不能原諒、想打人、生氣想轉學，是曉雯面對同學欺侮時的心聲，「感覺好想打他，可是我一點都不在意」，面對同學的欺侮，曉雯是真的不在意，還是沒辦法在意呢？Ridge（2007）指出長期受到欺凌的兒童無論是對學校體制，或是對學校有能力終止欺凌對他們的傷害都失去信心（孫健忠、傅玉琴、吳俊輝譯，2007），「感覺好想打他，可是我一點都不在意」是否意味著學校和老師未能有效的替曉雯主持正義、終止欺凌？曉雯說：「可是我沒辦法」，或許正是答案。

四、孤單的學校生活

教室裡的旁聽生

大部分的上課時間，曉雯彷彿教室裡的旁聽生一般，整堂課，除了偶爾起立回答老師：「這個我沒帶、那個我沒來沒考」之外，無論和老師或同學，幾乎是零互動。不管是方老師講述某個精彩的故事，或者同學們熱烈的分享自己的經驗，還是班上進行某個有趣的活動，曉雯的反應總是冷淡，偶爾，幾乎沒有表情的抬

頭看一下全班，其他的時間，曉雯沉浸在自己的城堡裡，有時候寫紙條、畫卡片，有時候補功課，有時則是靜靜的趴在桌上。即使，全班正被某個同學的笑話給逗得哈哈大笑，或者因為猜謎競賽而緊張不已，不管班上的氣氛多麼熱絡快樂，曉雯總是像個未能融入的局外人。

一個人的下課時光

第二節下課，下課時間足足有二十分鐘，十點十分下課鐘響，不待幾秒鐘，小朋友們立刻把教室吵的震天嘎響。幾個女生聚著討論亭羽新買的粉紅色 mp3，嘰嘰喳喳，不時傳出嬉笑聲；劭郡和瑋捷專注對奕，一向熱心的均誼協助宇宣完成數學考卷的訂正，絲毫不受教室裡的鬧哄哄影響；而分貝最高的毬子隊管不了教室裡空間狹小，在勉強找到的小空處比賽踢毬子，踢著踢著，毬子竟飛到正在改作業的方老師桌上，大伙兒一陣哄堂大笑。混雜著各種笑聲、叫鬧聲，六年愛班的下課時光，好不熱鬧。然而，對曉雯來說，卻是「一個人」的下課時光。

大部分的下課時間，曉雯總是一個人坐在自己座位上，有時抄作業、寫紙條，有時把玩自己帶來的小東西，有時則是呆呆的站在自己的座位看著大家玩。經常，整個下課時間都沒有人和曉雯互動，偶爾，曉雯會拿著自己帶來的玩意兒找上學期從外校轉來的嘉茵攀聊，溫柔的嘉茵是六愛班上對曉雯最和善的同學，也是曉雯唯一會主動互動的「朋友」，在班上，曉雯甚至只會對嘉茵蘄露笑容。但儘管如此，好人緣的嘉茵也是女孩們的好朋友，有自己的朋友圈，即使是曉雯在班上難得的友誼之手，但多數的下課時光，曉雯仍是一個人孤單的渡過。

總是令人不知所措的分組活動

遇到需要分組進行的活動，曉雯在班上的處境即現，沒有隸屬的小團體，老是怯生生的不知該加入誰。令人期待的畢業旅行就要來臨，不管是畢業旅行相關的前置作業，或者畢旅行程當天的活動，都需要分組進行。曉雯儘管和大伙一樣熱切期待畢業旅行，但面對諸多需要分組的活動，則顯得不知所措，尤其畢業旅行當天的座位和寢室安排。

對於小朋友熱切期待且在意的畢業旅行活動，方老師也顯得認真謹慎，多年的帶班經驗，方老師明白為使活動圓滿，必須刻意去協助班上的「邊緣分子」融入團體，以讓所有同學留下美好的回憶。因此，利用數學課大伙寫完考卷的剩餘時間，方老師為此問題和全班進行一些討論。方老師講述了過去學長姊的畢旅經驗，描述過去曾有位患極嚴重皮膚病的同學，在其他同學們應允一起輪流照顧、協助的情況下，彼此都有很愉快盡興的旅程。方老師以此例請六愛的小朋友們思考畢業旅行分組一事，在盡可能尊重小朋友意願的情況下，希望小朋友們也能照顧班上較弱勢同學，讓大家都有美好的旅程和回憶。聽完方老師的故事，小朋友們允諾能夠在此原則下，和平自主的進行分組。

於是，在方老師的協調和幫忙下，曉雯有了所屬的組別，幾個女同學願意試著和曉雯作朋友，資優生亭羽自願和曉雯同寢（雖然做了這個決定後回家難過的偷哭），薇安和雅璇則在連絡簿裡表示要趁著畢業旅行的機會跟曉雯當朋友，雅璇在連絡簿小日記裡對方老師說：

「我和烏龜（薇安）說要和曉雯做朋友，班上一些女生都紛紛加入，昨天烏龜和曉雯聊過天後發現，曉雯心地很善良，和曉雯做朋友，要一步一步慢慢來，烏歸決定和曉雯聊天，而我決定用寫卡片的方式打開她對我們的偏見，還有我們對她的誤會」（摘自雅璇連絡簿小日記）

看起來，在老師的刻意幫忙下，曉雯面對分組活動的尷尬似乎稍稍緩解。但或許是和同學長期的疏離，曉雯和試圖友好的同學們之間仍有難以跨越的距離。除了亭羽自願和曉雯同座、同寢卻躲起來偷哭外，多次薇安試圖主動靠近、找曉雯聊天，但因略帶不安而保持距離，使得兩人間的互動顯得頗為生疏；而想透過卡片和曉雯做朋友的雅璇，則在耶誕節送了一張不知寫什麼好的空白耶誕卡給曉雯。更多時後，儘管已經分好組別，遇到需按照分組進行的活動，曉雯仍然顯得遲疑，直到方老師詢問，同組同學招手才怯生生地加入。

難得愉快的畢業旅行回憶

一月初的畢業旅行，是小朋友們期待已久的活動，無論是小日記或作文，小朋友不只期待，也很看重「國小唯一一次的畢業旅行」，曉雯當然也不例外。方老師告訴我，即使曉雯因為常沒來上學，畢業旅行的問卷、回條、繳費全都錯過了，但仍很積極的向老師表達參加畢業旅行的意願。在方老師的幫忙下，同學試著對也對曉雯釋出善意，照顧曉雯的感受，這次的畢業旅行，對曉雯來說是難得愉快的回憶。方老師告訴我：

畢業旅行那兩天，曉雯把自己弄得很乾淨，穿得整整齊齊的，本來同學們都是排斥曉雯的，譬如說不拿她拿過的東西，或拿到她拿過的東西會唉唉叫，故意快傳給別人，覺得她髒什麼的，但畢旅那兩天都沒有喔，車上麥克風傳唱歌，曉雯還唱了好幾首，還唱得不錯喔，唱蠻多流行歌，同學們傳麥克風也沒有吱吱叫，和女生們也都處得很好，很自然一起玩，跟平常很不一樣，晚上睡衣 party 也是，她把自己弄得比平常乾淨，整整齊齊的那樣，和她們那組的女生們打成一片。晚上去幫她們錄畢業感言，張曉雯還自告奮勇第一個講，講到自己畢旅和同學玩得很開心，講到快哭出來……

畢業旅行照片分享，全班看得津津有味，曉雯也難得融入，看得哈哈大笑，轉頭告訴我她在車上也唱了歌，晚上還錄了畢業感言。顯然這次的畢旅在曉雯心中是頗為美好的回憶。

「畢旅那兩天你玩得開心嗎？」

「嗯…我們有那個錄那個…那個畢業感言啊，然後等到畢業後會有發那個 CD，可是你就看不到了……」

「我可以跟方老師借來看啊，那你感言說什麼？」

「我也忘記了耶…（笑）就是那個第一天來那個來畢業旅行的時候，我要感謝那個我們班的女生同學啊…就是對我還蠻好的，讓我還蠻開心的，就是謝謝她們啊…」

方老師的刻意疏通協調，讓幾位女同學願意在畢業旅行的過程中對曉雯釋出善意，嘗試互動，曉雯也接受到這樣的訊息而特別打理自己，讓自己順利融入團體，而有難得美好的同儕互動經驗。然而，畢業旅行活動結束後，回到教室的日常生活裡，一切似乎又恢復如常，阿明依舊不放過曉雯地經常對她找碴，沒有了刻意靠近的理由，同學們對曉雯仍保持距離，不管是上課還是下課時間，大部分的時光，曉雯依舊難以融入地一個人獨處。

第三節 師生關係

一、老師的善意關懷

曉雯和曉雯的其他兄弟姊妹，幾年來接續就讀三三國小，因為家庭狀況特殊，老師們對曉雯家的情形都有一點了解。即使，在老師們之間，對曉雯家的情況並非擁有正面評價，但對於曉雯和曉雯家的孩子，老師們多是出自善意的關懷。

徐老師：那天放學看到她，她這學期抽高很多耶，比她姊還高的樣子，但是她那件外套也太大了吧…

賴老師：就是那件綠色、領子有一圈毛那件對不對？她上學期上我攜手班的時候就天天都帶那件，那件的味道…我覺得可能都沒有洗…

方老師：她都穿很少，冬天也是，你看現在天氣這樣，她還是常常穿短袖、短裙，雖然都有帶那件外套來，可是我看她很少穿

許老師：她姊的時候，因為她姊長的還蠻清秀的，我會跟她說：你要把自己弄乾淨，別人才會喜歡你，因為她姓張嘛，我就會故意叫她張妹、正妹（正妹），同學也會叫她正妹，她就很高興，後來這方面（儀容）她就真的就會比較注意……

對於老師們的善意關懷，曉雯也有良好感受，並清楚的意識到自己因為家庭經濟困窘而得到老師們的特別照顧。對於在學校生活孤單的曉雯來說，老師一個親切的招呼、一顆獎賞的糖果、一個比起他人較為寬鬆的處罰標準，都讓曉雯感到溫暖。

「我覺得我一到六年級的老師還不錯，一、二年級的老師是一樣的老師，然後她對我還蠻好的」

「怎樣好？」

「會給我衣服啊 鞋子啊，糖果啊……」

「三、四年級的老師呢？」

「她也是買衣服給我啊，買那個很香的衣服給我啊，現在很多都不能穿了……其中一件衣服我現在還留著，就是像這樣…就是這邊有點透明的啊……，然後袖子有一點透明，然後中間是紅色的衣服」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那個像我一、二年級的時候，老師沒有對我兇，但是她看我那個功課沒寫的話她會打我幾下，很輕的打，不會很痛」

「那現在的方老師呢？」

「我從三四年級就已經認識方老師了，我常常跟她 hi，她也會跟我這樣子，hi~~~，然後我記得她好像認識我們家的人」

對家庭經濟弱勢的曉雯來說，感受到老師的「好」，主要來自老師額外的物質提供（尤其是曉雯最在意的衣服、鞋子和平常少吃的零食），除此之外，面對學校生活，老師對待曉雯較為寬鬆的標準、親切的態度也讓曉雯覺察老師對自己的特別善意。

二、老師替代了部分家庭照顧功能

除了額外的物質協助和特別親切的善意態度外，老師們還部分替代了家庭照顧的功能。觀察曉雯的學校生活，經常出現因家庭失能造成的影響，例如：不定時的三餐、不清潔的食物、不清潔的居家環境引起的個人衛生和健康問題、因家庭風暴而導致深夜在外遊蕩的生活等，都影響了曉雯的身心健康與學校生活。對此，老師們在教學之外，亦負擔了部分家庭照顧的功能，特別是身體的清潔衛生、飲食、兩性和健康教育問題的關懷。

在一些基本生活方面，她媽媽這部分真的是沒有做好，這些洗澡、洗衣服這些應該在家裡都要教好處理好的，還有交友情況，對她的小孩都是不太安全的（王老師）

因為這部分（清潔），是妹妹的老師跟我說，能不能由我資源班這邊來幫忙，我說：好，這部分我來做。我就買了一些衣服放在學校，有她的和妹妹的，然後我們資源班是沒有洗澡的地方，就用特教班的，那邊有，讓她們在那邊洗澡，教他們刷牙、洗澡、洗衣服、鞋子，衣服就晾在學校，然後買了全家人的牙刷標上名字給她帶回家……（王老師）

王老師為了鼓勵曉雯來上學，還告訴她，如果她來上學、也不遲到的話，會幫她準備早餐，因為她們常常都沒吃，但是也沒用啊……（方老師）

而導師方老師則是對曉雯生活環境裡可能面臨的兩性關係和健康教育問題感到擔憂，除了注意曉雯的交友情況及生理期外，甚至因為擔心曉雯懷孕而考慮教導曉雯避孕知識，對此，王老師也有相同擔憂：

上次曉雯告訴我，公園裡的朋友，有個男生問她要不要當他女朋友，那個男生的爸爸也在旁邊笑，我一直告訴她，要懂得保護自己，因為發生事情，家長的話都會維護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聽懂……

三、愛心無用？

擔任傳道授業解惑功能角色的學校，面對曉雯這樣因家庭失能而影響學校生活的經濟弱勢學生，老師們有時不得不負擔起部分家庭照顧的功能。然而，老師的愛心與付出，在曉雯身上是否發生影響，產生改變的力量呢？

她在學校洗乾淨，洗的香香的之後，自己也會覺得說這樣感覺很好、很舒服，吹完頭，會在那邊一直撥頭髮、甩頭髮啊，覺得很香、很高興那樣，洗完都蹦蹦跳跳回教室。可是呢，你會發現，她常常就乾脆兩三天不洗，等來學校，來這邊（資源班）再洗，這點人家她妹妹就好一點，比較有志氣，洗幾次後就很少說都要來這邊洗澡，但是張曉雯她不是，常常週末放假都玩到沒洗澡，等禮拜一或禮拜二來資源班才洗……（王老師）

對此，方老師也有類似感受

像之前老師也都會送她們衣服，資源班的王老師還幫她們洗澡、買新衣服，教她們洗衣服，可是她還是常常臭臭的來學校，那次去家庭訪問，她媽媽跑走了，你知道她家怎樣嗎？她們東西很多，衣服很多，就是一堆一堆的堆在客廳、房間，到處都是，髒的和乾淨的都分不清楚，還有一條狗睡在她們的衣服堆中，真的很亂，我覺得她們根本不缺這些東西（衣物），她們東西很多，但是都沒有好好整理。

因此，對於再提供生活所需物質給曉雯，方老師的態度也變得猶豫。尤其，當曉雯甚至主動向老師索取想要的東西時…

本來，上學期她常常沒來，我跟她約定說如果她這學期天天都來上課的話，就要送她一雙新鞋，但是因為她還是常常都沒來啊，所以我就沒送她。結果她來跟我要，說：老師你不是要送我鞋嗎？唉…如果她就是…老老實實的話，都沒關係，可是她這樣…我就覺得…唉…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對她才好……

顯然，曉雯並沒有因為老師的愛心付出而有所改變，對曉雯來說，老師的愛心像是某種福利服務（提供早餐、零食糖果、新衣服、鞋子、教導清潔衛生、關心健康和身體保護），提供當下即刻的需求滿足，而老師們對於付出並未能帶來曉雯正向的改變，也感到無奈。

四、老師的無奈：消極應對，只有期待曉雯自己想通改善

除了上述額外的照顧外，令老師感到較為苦惱的是曉雯在班上的人際處境。方老師表示，五年級時，因為希望小朋友能多照顧、包容曉雯，一度和小朋友們的關係有點緊張，直到後來，曉雯依然故我的表現和某次難忘的家庭訪問後，方老師決定不再勉強班上的小朋友。

五年級的時候，那時很希望小朋友能跟曉雯好好相處、可以幫助她，但同學常做不到，因為她的表現，還有譬如說身上有味道、髒髒的…後來去她家之後，我發現，我自己也做不到。她們家是做資源回收的，很多地方堆滿了東西，衣服到處一堆一堆的，家裡面味道很重，你不得不戴口罩，然後也不敢坐下，家庭訪問回來還生病了。所以後來我決定，不勉強小朋友了，那時候，希望小朋友能照顧她，有一陣子和小朋友們的關係蠻緊張的，後來真的想，有時候大人也不一定做得到，就不能逼其他小朋友了（方老師）

在學業上，方老師不知道自己給曉雯較寬鬆的標準，到底是不是正確的作法，在其他學校生活表現上，也不知道現在究竟該如何幫助曉雯，因此，目前對曉雯採取的是消極的態度。

現在就是不知怎麼幫助她啊，就是採取比較消極的態度…有些事情如果她自己可以稍微克服一下，情況會好很多，譬如說因為她常常不洗澡，所以身上味道很重，同學會不喜歡她……

除此之外，在教學場域中也發現，身為高年級教師，方老師的一天，除了教學，大部分的下課時間都在批改作業及處理班級雜務，幾乎沒有多餘的心思和力氣再給曉雯特別的處置和幫助，以學業功課為例：

「那你功課不好，你有沒有想過怎麼辦？」

「功課不好就是…就會…叫老師教啊，可是老師會叫我去抄別人的」

「你覺得在學校，老師是不是沒有太多時間分給你？」

「嗯…可是我覺得沒關係，因為老師太忙了太辛苦了…」

姜添輝討論教師的教學事務與空間限制問題認為，教師並非不願意探索複雜事件的其他可能解釋，而是在教學場域中，存在由許多固定與瑣碎事務所形成的構造化限制，教師必須花費可觀的時間，來處理班級規模、教學大綱、考試、課程表、教學資源與學生行為等事務，因此進行反省與思考的時間變得相當有限（姜添輝，2005：316）。歐用生（1989：263）的研究也指出，由於教師的一天生活已經相當緊迫，使得教師發展出一套套的「應付策略」，省略、忽視、造假、逼迫學生…。

對學校的老師來說，儘管有心協助曉雯改善學校生活，然而教師緊迫、繁瑣的教學事務，使得老師對經濟弱勢兒童在學校的處境問題思考有限，更無餘力對曉雯作較深刻的處理與協助。

第四節 失敗組的絕望與希望

一、欲振乏力：半放棄的學習狀態

月考結束了，經過幾天較為輕鬆的上學日後，終於來到令人緊張的一刻一方老師要發月考考卷啦！六愛的小朋友悉悉嚇嚇，既期待又緊張，「唉叻…啦，我一定退步很多、第一名一定又是郭亭羽、我這次數學如果再退步會被我媽罵

死……」，此時的曉雯，趴在桌上，和平日一樣，安靜、無語、看不出什麼情緒的看著大家。

在小朋友們的驚呼、哀嚎、鼓掌聲中，方老師依序發完考卷，不出大家所料的，郭亭羽果真再度勇奪第一名寶座，而同樣在預料之中的還有曉雯，和往常一樣，沒有意外的是最後一名，而懸殊的分數，更是遙遙落後倒數第二名的同學。在學期總成績單上，各科的等第，除了社會為甲等外，國語、數學和自然科都為丙和丁等。在學業成就表現上，曉雯無疑的是班上的「失敗組」。

曉雯六年級上學期期末段考成績

國語：31 分

數學：31 分

自然：45 分

社會：54 分

總分：161 分

在六愛班上，和全班一起的學習，曉雯幾乎和班上進行的活動零互動，每當同學們熱絡地進行討論或發表意見時，曉雯總像個冷靜的旁觀者一般，冷淡的看著大家，或做自己的事。國語課或社會課此類文科項目，曉雯會跟著大家一起朗誦課文、抄寫筆記、劃重點，儘管鮮少和他人互動或發表意見，但仍默默的跟著大家一起學習。然而，愈到較難的數學課，曉雯發呆、分心的時候也就多了。不只一次，發現曉雯在課堂之初，會跟著老師課程的進行聽課或作練習，但也許是感到困難、聽不懂，或不會寫，往往在課程中，曉雯便呈現發呆、放空、作自己事的放棄狀態。而經常請假、一週約莫上學兩～三天的曉雯，斷斷續續的上學情況，難以養成和其他小朋友一樣持續累積的學習狀態。不只因為缺席，而少了許多課程的學習機會，連帶的許多功課，曉雯也越來越沒有能力完成。

某日數學課，方老師發數學考卷，統計分數和人數

「老師，我沒來所以我沒有…」

「好，妳坐下」方老師示意曉雯坐下

「考卷收起來，把桌上的東西收乾淨，數學練習卷拿出來，沒帶的站起來」三個小朋友起立，包含曉雯。

「老師，我沒來沒考」曉雯略帶理直氣壯的對方老師說

「好，妳坐下」

再次，方老師請曉雯坐下，而沒有數學練習卷的曉雯則側著身沒有正對黑板，時而翻抽屜找東西，偶爾抬頭看一下黑板，沒有練習卷，也沒作過那張練習卷，沒法跟全班一起檢討數學練習題，曉雯只好作自己的事。而這樣的情況，因為曉雯的經常缺課而時常上演。久而久之，曉雯已習慣這樣的標準，每回班上收作業、考卷、或任何其他功課，曉雯也就理所當然的以「我沒來，所以我沒有」輕鬆過關。

面對回家功課，曉雯的態度也顯得消極，因為老師對其較為寬鬆的標準，曉雯除了基本的功課（如：國語的生字生詞本、國語習作、數學習作）外，其餘的功課，曉雯幾乎是直接放棄。某次陪曉雯一起寫作業，她指著連絡簿裡其中幾項，理直氣壯的告訴我：「那些我可以不用寫！」。更多時候，曉雯甚至根本沒收書包，沒帶功課就回家了。

除了在原班的學習之外，因為學習落後，曉雯也參加學校的「資源班」，每週一的第二節課、週四、五的第一節課到資源班上課，由一位老師以類似家教班的方式教導三個小朋友，學習最基本的課程（國語、數學）。方老師告訴我：「小朋友跟我說，曉雯對資源班的同學會笑，跟在我們班上課不一樣」。聽說曉雯在資源班的情況和在原班不同，我也好奇的請曉雯帶我一起去資源班上課。

這是星期五早上的第一節課，一到資源班教室，另兩位同學還沒來，資源班

的王老師到原班找人去了。不用人吩咐地，曉雯到置物櫃取出自己的卷宗夾，拿出國語學習單，自動自發的開始寫著，邊寫邊對我介紹道：「寫這個是…王老師要讓我們把課文『背起來』！」曉雯邊翻課本找答案，一邊大聲唸出課文。隨後的整節課，曉雯除了翻課本，填空學習單外，遇到不懂的詞或成語也會主動問老師，尋求老師的解釋。在這裡，曉雯會主動發問，和老師自在交談，和另兩名同學儘管偶有口舌紛爭，但卻有較自然的同儕互動，就在這偶有說笑氣氛及王老師的鼓勵和利誘下，曉雯順利的完成了今天的學習單。下課鐘響，王老師從教室的食物櫃中拿出今天的獎賞——一顆糖果，僅只是一顆糖果，曉雯卻顯得很開心，高興滿足地離開資源班教室。一顆糖果的甜蜜鼓勵，對曉雯而言，或許是自己學習的一點小成果累積，是在學校裡難得得到的一點點肯定，是在原教室裡卑微的她，在教室外一點點的不卑微，是歡欣的嘗著「我也可以」的努力後的喜悅，是灰色的學校生活裡，一點點的彩色與甜蜜。

有別於在原班看起較來消極、放棄的學習狀態，在資源班的曉雯，心情明顯自在許多，在學習上也顯得較投入。然而，儘管如此，大部分的學習時光，曉雯仍被強烈的習得無助感深深打擊著。

二、習得無助感

持續的學習落後、補也補不完、學不會的功課，在鮮少協助的情況下，讓曉雯對學業有強烈的習得無助感，總是最後一名的難堪，長期累積的挫折感，對她而言，上學不只讓她感覺「壓力很大很大」、「會很生氣」外，還會生氣的想打人、自暴自棄，甚至，曉雯告訴自己：「一直讀書會變書呆子」、「功課爛沒關係，不要學壞就好了！」。當我問及是否覺得學業上有協助的需要，曉雯告訴我…

「嗯…還好耶…因為功課就是……」

「你不是說你功課很爛？」

「因為功課爛的話就是……會不想學，因為就是會很累，就是覺得上學都要一大早就起來，然後都沒睡飽就要上學…」

「那功課不好沒關係嗎？」

「嗯…因為只要不要學壞就好，就是覺得自己不要學壞就好啊」

「所以你覺得只要不要學壞就好，功課不是那麼重要？」

「嗯…因為功課會讓自己壓力太大」

「壓力太大？有時候覺得很難、學不會嗎？」

「嗯……有時候就是太難了」

「可是有老師教你不好嗎？」

「可是就是會壓力太大……然後就會很生氣」

「感覺很挫折？」

「嗯…就是會覺得壓力太大……然後那個就是會自己去那個……自暴自棄，然後就……覺得很不快樂，會去想要找個人然後打他這樣」

對曉雯來說，似乎不完全是「功課不那麼重要」，而是令人難以招架的功課壓力讓曉雯不得不告訴自己：「一直學習會變得很那個……書呆子，覺得很無聊…還會覺得為什麼要來上課，會覺得很累很累……」。然而，在學習上，曉雯真的全然放棄自己了嗎？

三、「老師，你教我這個好嗎？」

某日數學課，全班一起作數學評量的練習題，方老師讓沒趕得上買數學評量的轉學生嘉茵和曉雯一起看。這節課練習的是畫比例尺放大、縮小圖，方老師大略解釋後，讓同學們自行作題，共用一本數學評量的曉雯和嘉茵也開始作答。曉

雯拿著三角板當直尺，開始畫著，但似乎老是畫錯，一旁的嘉茵不斷教導，曉雯在紙上擦了又擦，沒有不耐煩，一邊拿出課本翻閱查看。此時，班上的同學們早已完成，也讓方老師批改過了。下課時間，座位上剩下耐心漸失的嘉茵和不斷來回塗擦的曉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曉雯終於正確地完成了練習，儘管是最後一個拿給方老師批改的人，在方老師一聲「張曉雯不錯喔！」的鼓勵下，曉雯露出難得的笑容。

這樣的曉雯，看起來並沒有完全放棄學習，在有人教導、陪同一起克服的情況下甚至很努力試著學習。和方老師商量後，我決定放學幫她課輔，陪她一起寫功課，曉雯略帶羞赧微笑的點頭答應。中午休息時間，曉雯拿著一本全新的數學講義來找我，指著最近方老師不斷反覆檢討、複習的圓面積進階計算題對我說：「老師，你教我這個好嗎？」。

我心裡暗自驚喜，高興曉雯並非全無學習動機，更驚訝曉雯指著她每次上課上到這裡都放空、發呆的課程（較進階的圓面積計算題有一點難）要我教她。對學習看似無助絕望的曉雯，其實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

第五節 「盡量」不在學校惹事

一、規則之外：書包裡的限制級成人漫畫

曉雯那個略帶成人款式的「書包」一向都沒帶齊學校的功課、書本回家，更多時候，不斷變換款式的書包更是經常空空如也，乾癟癟的來，乾癟癟的回家。然而，近日，連著好多天，書包都沉甸甸的落卡在椅背的空處，抖落出幾本漫畫書，一看，竟是限制級的成人漫畫。在學校一向安靜乖巧的曉雯，也許不喜歡上

學，但在行為上並不是乖異份子。因此，帶著些許訝異和疑問的心情，趁著小朋友們到其他教室上科任課的時間，方老師請曉雯留下，詢問此事。

那是我二姊放的，不是我的，我都沒有看，我也不知道……

曉雯告訴方老師，幾本成人漫畫，是讀國二的姊姊所放，並非她所有，而她自己也沒有看，也不知道為何姊姊要把漫畫放在她的書包。然而，這樣的解釋，方老師和我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方老師向曉雯解釋這是不適合她看的漫畫後，沒收了這幾本限制級漫畫書，並請曉雯以後要注意自己的行為。

曉雯離開教室後，方老師感嘆，曉雯家的孩子們沒有得到家長的適當管教，放任著家裡不成熟的大孩子影響家裡的其他小孩，說著說著，方老師不禁也擔心起曉雯在校外的生活安全。

二、安靜無聲的低調分子

除此之外，觀察曉雯的學校生活，在常規表現上，除了遲到、未能按時交功課及偶爾常規之外的表現外，大部分的情況，曉雯是個安靜無聲的低調份子，鮮少和他人互動，幾乎不發表意見，也不會惹事冒犯別人，而曉雯對自己在學校的常規表現也感到自信。

「我覺得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

「那你覺得在學校自己表現最好的事是？」

「就是不會跟他們鬥嘴啊……」

然而，面對學校裡的人際互動，曉雯卻多次表達「如果他不是學校的人，我就可以打他了」，甚至，姊姊們的流氓朋友可是可以替她們出氣的。

因為我們家…我們家就是…姊姊他們就是有流氓那些朋友，就是認識我們啊，會幫我們啊，所以…我想說就是誰敢欺負我妹妹他們就完蛋了，因為他們還不知道，所以…我盡量不想在學校惹事……

「因為我在學校又不能罵什麼，學校…因為我對學校就是都…比較溫柔，我不知道我就是對學校比較有禮貌……」

「那在公園跟教會就是比較兇喔？」

「嗯」

除了遲到及因遲到導致無法慣常的參與班級事務，及偶爾的常規外表現，曉雯並沒有太令老師傷腦筋的常規問題，而曉雯也自認在「不會惹事」這件事情上自己表現得很不錯。然而，所謂的不會惹事、把自己做好，卻也包括被欺侮時不反擊，對於不能反擊的隱忍，曉雯自我安慰般的告訴自己：「我那時候被他們罵的時候有想過要回過去，可是沒辦法，因為我發現我來學校只是要學東西沒有要幹嘛，然後我又聽我媽的話說，他們罵我他們自己也會被罵，打我的人也會自己被打…」。在安靜低調、不想惹事的背後，其實也隱含了些許不得不的忍耐吧。

第六節 自我感覺不良好？

「謝謝老師教導，雖然我什麼都不會

但是老師有教我們很多，我們要謝謝老師

祝老師教師節快樂」

（摘自曉雯給方老師的教師節卡片）

寫給方老師的教師節卡片上，曉雯說自己「什麼都不會」，但有趣的是「老師有教我們很多」，老師教我們很多，但我什麼都不會？顯然，曉雯對自己在學校的表現，並不是很有信心，以「什麼都不會」評價自我。自我概念是個人對自己的看法、態度及信心（趙曉美，1989），前述文獻已指出，家庭社經地位對子女的自我概念有影響，家庭社經地位低落，對青少年的自我觀念發展有不良的影響。

在學校生活的人際關係處境上，長期處於孤單、被排除、或面對同學輕蔑和欺侮的曉雯，偶爾面對同學的善意，竟也產生自我質疑。

「我們上一次不是有那個……畢旅啊（笑），我們晚上就是在自己房間，然後大家就在講，一直講那個徐婉怡的事情啊…說她很奇怪怎樣怎樣，然後其他女生也來跟我講徐婉怡她都怎樣怎樣的……」

「講徐婉怡的不好嗎？」

「對啊…我就在想說，怎麼可能變成徐婉怡，不是我嗎？」

「你是說，大家討厭的不是我嗎？怎麼變徐婉怡喔？」

「對啊……」

早已習慣是「被大家討厭的人」，偶然參與同儕「講其他人壞話」的過程，難得被「屬於」團體，竟也產生「咦？！大家討厭的不是應該是我嗎？」的自我質疑。

此外，學習上的「習得無助感」也深深困擾著曉雯，持續的學習困難，使得她喪失對自己能力的信心，導致情緒和自尊心低落。

嗯…就是會覺得壓力太大……然後那個就是會自己去那個……自暴自棄，然後就……覺得很不快樂，會去想要找個人然後打他這樣…

吳美玲（2000）的研究即指出，經過一連串的學習失敗經驗後，學童將導致學習上的習得無助感，而女童在受失敗的打擊後，較容易有自我貶抑的表現，造成個人的低自我概念。

然而，在學校同時面對人際關係及學習問題困難處境的曉雯，對其在校外的生活，卻顯得較具自信。曉雯告訴我，不管是在教會還是公園¹⁸，「都沒有人會那樣對我」。

我就覺得說很奇怪……在教會或公園，從來沒有人會這樣說我……

曉雯對我訴說在學校和學校以外場所，同儕的差異對待，談起校外的生活，曉雯明顯自信許多，在教會，曉雯是孩子群中的「副班長」，「我在教會當那個…副班長…，我要負責點名還有要關地下室的門…」，而在公園，則沒有人敢欺負她，並且，對於教會和公園裡孩子們活動，曉雯也顯得自信奕奕。除了不斷力邀學校老師和我去看她耶誕節在教會的舞蹈表演外，曉雯還告訴我…

鋼琴我會，在教會有，畫畫我也會，跳舞我會自編…，像有時候，我們（曉雯和教會或公園裡的朋友）要練什麼，就會自己練，或一些朋友，念國中的會教我們，上次我們就練那個很難的……

顯然，在學校和校外的場所，曉雯的處境和自我感覺明顯不同，在校內抑鬱且自信低落的曉雯，到了校外，卻擁有不同的人際關係處境和能提供良好自我感覺的表現空間。

¹⁸ 教會和公園，是曉雯學校以外的主要生活場所，放學後曉雯會先到家附近的教會聚集，和其他小朋友（大部分是類似處境的弱勢家庭兒童）一起寫功課、玩耍或吃點心，直到七、八點再回家，或和姊姊、妹妹到公園和其他朋友玩耍。